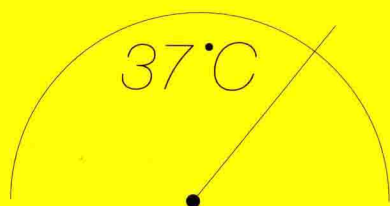


江雪落

作品

Your
warmth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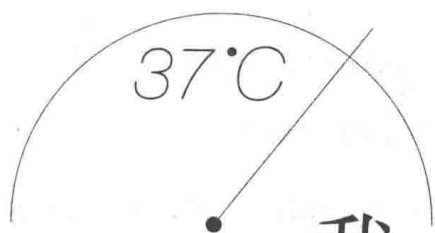


你的
温度，
我的
幸福，

你眼底的微凉是迷惘的忧伤，唇角弧度是我爱的模样。
在光阴中寻找，在岁月纷繁里流浪。

My
iness

作家出版社



37°C

你
的
温
度
我
的
幸
福

*Your warmth,
My happiness*

江雪落

作品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的温度, 我的幸福 / 江雪落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063-7741-6

I. ①你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98265号

你的温度, 我的幸福

作 者: 江雪落

出 品 人: 刘方 高路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产品经理: 叶夕夕

特约策划: 叶夕夕 舒妍

装帧设计: 薄荷橙

内文版式: 刘珍珍

特邀摄影师: caocaofactory(曹子龙)

出 品 方: 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0×230

字 数: 197千

印 张: 19.5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5月第2次印刷

I S B N 978-7-5063-7741-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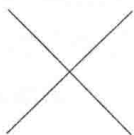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3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楔子

好久不见



她辛苦经营四年的爱情，
开始得悄无声息，
结束的时候，
也静悄悄地没一丝声响。

天色未暗，雪已经下了起来。这场雪来得有些早，也没有任何预兆，就那么洋洋洒洒地下了起来，在十月份的天气里，怎么看怎么像是个异兆。气象台公布天气时也说，这是平城三十几年来最早的一场冬雪。

雪花簌簌抖落，如同沉甸甸的鹅毛，不顾风的意愿，迫不及待地为大地铺了厚厚一层绒毯。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，在这个时间，纷纷忙着归家、采购、聚会，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，总是抱怨多过喜悦。

钟情脚踩两寸半高跟鞋，一路蹚着雪深一脚浅一脚，终于到了酒店宴会厅。伸手推开两扇鎏金大门，温暖而嘈杂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让她不禁闭了闭眼。深吸一口气，她裹紧了身上的黑色大衣，一步一步穿过人群，朝着最热闹那一处走过去。

还未走近，迎面走来一个年轻女孩，乳白色小羊皮靴，橘粉色娃娃裙，头上戴着一只亮闪闪的水晶发箍，整个人看上去温暖又精致。钟情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李茶，认真论起来，算是她在平城工作后结识的唯一至交好友。

大概类似的场合从前也见过不少，李茶的动作非常利索，转眼就端了两杯香槟回来。一见钟情还站在原地，就小声埋怨：“钟情姐，你别傻站在这儿啊。你看这屋里还有谁穿着大衣！”

钟情收回望着远方的视线，回过神一看，果然，宴会厅里人影憧憧，男士都穿着西装衬衫，女孩子的打扮更清凉，有的那脚底下高跟鞋还是露脚趾的。

李茶塞给她一杯香槟，推着她一路向前：“你先去衣帽间把大衣挂在那儿，然后咱们一起去弄点吃的。折腾到现在，我都有点饿了。”

说有点饿，真是含蓄。钟情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手机看了一眼，八点

十三分，过去这个时间早就吃过晚饭了。如果不是因为心情有异，她大概比李茶更早喊饿。

衣帽间里没有人。钟情把手机取出来，大衣交给一旁的服务生，有点心不在焉地朝外走去。

端着香槟闷头往外走，突然就觉手背一凉，浅金色的液体一部分淋在手上，还有一部分洒在对方宝蓝色的西装。钟情知道是自己没好好看路，连声道歉，想找纸巾，又发现自己脱掉大衣，身上压根儿没有装纸巾的地方。正慌乱着，就听对方调侃道：“难得见到钟小姐也有这么手忙脚乱的时候。”

钟情听着这把声音耳熟，慌忙抬起头看向对方的面容，就见跟自己几乎撞个满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星澜的死对头——卓晨公司的总经理，黎邵晨。

黎邵晨此人，虽然不是什么豪门巨富，但也称得上帝都商圈的一号人物。传闻此人才从军校毕业，就被家里老爹扔进部队，混了三四年，一路从小兵升到上尉，其间还轻轻松松捞了两个三等功。本来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跟老爹一样，在部队里踏踏实实干下去，哪知道人家突然来个华丽转身，跟领导打个报告，直接从部队退役了。然后跟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哥们儿，一起合伙开了间进出口公司，前后不过三年左右的光景，就做得风生水起，也就是如今业内有口皆碑的“卓晨”。

星澜此前力争得到投资商的青眼，为自己找到坚实靠山，其中也很是费了一番周折。而在这件事上，曾经星澜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卓晨。钟情作为星澜的代表人，此次和投资商全面接洽，也与黎邵晨几次针锋相对，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可都深刻得很。

钟情对黎邵晨的多方面了解，说起来还真是多亏了李茶这个“百事通”，对于他和卓晨公司的历史，如今勉强也算了若指掌。黎邵晨模样好、嘴巴甜，对待女人更是风度翩翩，说起来应该没有女人会不喜欢他。可钟情却在他手上吃过两次亏，因此两人见面，尤其还在今天这种场合，钟情很难对他摆出什么好脸色。

见到钟情冷着一张脸不讲话，黎邵晨扯出一抹微笑，从口袋里取出一方与领带同色的手帕，递到了钟情手中：“钟小姐，你看起来脸色不大好，需不需要我扶你去休息区小坐片刻？”

钟情把手帕塞回他掌中，垂下眼睑：“抱歉弄脏了你的西装，我还有事，先失陪了。”

两个人的手指相接不过一瞬，黎邵晨感觉到她指尖冰凉，又见她脸色苍白，便多说了句：“钟小姐，你今天很美。”

钟情原本已经转过身，听了这话又转回头，眼睛却没有跟他的视线相接，茫茫然的，也不知是看着什么地方：“谢谢。”

黎邵晨望着她瘦削的身影，目光里隐隐含着一丝忧虑。

年底星澜公司的晚会，不仅仅是犒劳员工的庆功宴，同时也是跟同行交流的晚宴。地点选在枫国酒店的宴会厅，已经足以彰显星澜眼下的资本和脸面，自然少不了形形色色的人前来捧场。

钟情步履匆匆走出试衣间，适逢公司大BOSS正在台上发表演讲。星澜的老总石路成年届五十，虽然有点秃顶外加酒糟鼻，身材保养得还算不错，一双大眼也目光炯炯。都说人逢喜事，这一次星澜的成功，让这位素来注重保持涵养的老总也激动得红了脸膛儿：“我今天的话有些啰嗦了，各位见谅。希望大家玩得开心。”

人群中响起掌声和口哨声。石路成朝着大家潇洒一笑，晃了晃话筒：“我再说最后一句，今晚会的最后一环，会有惊喜，敬请期待！”

钟情多少听得有些漫不经心，一路走到餐饮区，才看到李茶的娇小身影。钟情见她专注在挑选美食，便先去了不远处的洗手间，把手臂上的香檳清洗干净。

或许是考虑到参加晚会的人大多穿着单薄，宴会厅里的暖气开得很足，一路走来只觉温暖如春。

钟情低下头扫了眼手机，安然无声，手指扫开屏保，短信微信都看了一遍，什么都没有。她不知道自己此时的脸色难看得吓人，茫茫然抬起头，就看到站在不远处的那双人影：身穿珍珠白色小礼服的女孩子，柔顺的长发披散在肩头，哪怕仅仅是个侧脸，也格外优美动人；而那个身穿白色西装的男人……钟情闭了闭干涩的双眼，哪怕是闭上眼，她都认得那个男人是谁。

或许是感受到了她的视线，身穿白色西装的男人转过身，看清她

的容貌时，神色不是不震惊的。他的脸上一闪闪过许多情绪：惊讶，难堪，犹豫……最终又归于平静。

可是钟情能看出来，他望着她的眼睛里，流露出深深的眷恋和难过来。

钟情觉得自己喉咙发痒，又好像在发痛，太阳穴涨涨的，好像硬贴了两块沾满水的棉花，他也会知道难过，那么她现在应该是什么情绪比较合适？

钟情眼看着穿着白色小礼服的女孩子朝她笑了笑，轻轻拽开陆河试图拉住她的手，朝着她姿态优雅地走过来。

钟情望着她朝着自己一步步走来，而她身后的那个人最后朝她深深望了一眼，便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去，眼睛一时酸涩得厉害，却也干涸得厉害。

“钟小姐，”站在她面前的女孩子朝着她露出一抹称得上温柔的笑意，“这次你可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真是辛苦。”

钟情轻轻点头：“应该的。”很简单的一句话，说出口的时候，却觉得唇舌僵硬，如鲠在喉，多余一句寒暄也讲不出。

“钟情姐！”咋咋呼呼的李茶终于出现了。说不上来为什么，听到李茶的声音，钟情在心底突然升起一种听到圣音一般的感激之情：

“咦，你是……你是石总的女儿吧！石小姐，上一次在季安安的生会上我见过你。呀，你这条裙子真好看。”

有李茶在的地方，不需要担心会冷场。钟情实在讲不出话，便朝着石星微微颌首，听李茶在一旁叽叽喳喳。

石星眼眸含笑，客套回应：“是吗？你今天打扮得也很漂亮。”

李茶没注意到她根本叫不出自己的名字，欣喜地笑道：“是吗？其实我觉得钟情姐今天打扮得最漂亮。”

两个女人的注意力一同回到钟情身上。

她穿了一件白底绣黛色云纹的旗袍，削肩，及膝，一头微微卷曲的秀发高高盘起，耳朵上缀着两只冰冷冷的玉石坠子。这样疏冷的色彩和打扮，反倒将她原本有些泯于众人的姿色衬托出来，越发衬得她眉弯如画、眼若清泉，颇有几分诗词里描绘的“千里横黛色，数峰出云间”的曼妙冷然。

认真算起来，钟情并不是漂亮的女人。她的眉毛疏细、眼睛狭长，放在古代或许算个美人坯子，但依照现代社会的主流审美，她这种长相就有点吃亏了。

可是聪明的女人总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的短处，钟情又是个非常懂得扬长避短的聪明女人。原本对于这一天的晚会，她也是满怀期待的，这样一身装扮，可以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。

石星盯着她打量了好一阵，唇角微翘，面上露出一个适宜的笑容：“钟小姐今晚是主角，也是我们星澜的大功臣，打扮得这么漂亮，也是给我们星澜添彩。”

李茶一听，兴致勃勃地问：“石小姐，石总说今晚最后环节有惊喜，指的是什么？”她眼睛朝着钟情的方向一瞟：“是不是和钟情姐有关？”

石星浅浅一笑：“说是惊喜，当然要保密了。”她朝着两个人微微点头，目光轻巧地滑过李茶手里端着的甜点：“我还有点事，你们慢用。”

从始至终，钟情的表情可以称之为木然。

李茶性格有点大大咧咧，但并不迟钝，她见石星走远，便说：“钟情姐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不大对劲。”

不久前那两个人浅相依偎的情景在脑海里反复出现，钟情想要遮掩，又觉得实在疲于应对，最后只得朝着李茶勉强一笑，说道：“小茶，我今天不太舒服。”

“我也觉得你状态不太好。”李茶的语气里透着惋惜，“今天在公司，我就觉得你魂不守舍的。钟情姐，你这是怎么啦？今天可是你的好日子，说不定大BOSS一高兴，直接让你当咱们部门的总监了！那你可就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了！”

钟情几乎被她的畅想逗得笑出来，可心里沉甸甸如同压着一块大石，想笑都觉得无力，因此只是撇了撇嘴角：“怎么可能，我才来公司三年，总监那个位置你以为随随便便就能坐上去啊？”

李茶倒是信心十足：“那可不一定。不是有句老话嘛，谁笑到最后，谁笑得最好。所以钟情姐，今天这场晚会，你必须撑到最后！”她把自己手里的那块蛋糕大方地递了过去，“你先吃点东西垫垫，没准会觉得好一点。说不定到最后环节，真有大惊喜呢！”

再精致的晚会，说起来也无非那几样，吃喝、谈天、培养人脉。钟情连笑一下都觉无力，更别提像往常那样，精神百倍地与人谈天说地了。她

留在休息区，是因为疲于应对；而充满活力的李茶，则是为了这边满满三排的各色美食。

两个人选了一处靠窗的小桌坐下来，李茶兴奋得如同在摆家家酒，凉菜、热菜、甜食、水果，满满摆了一桌，临了还端了两杯甜甜的起泡酒：“来，钟情姐，咱俩先干一杯。”

钟情端起酒杯，和她轻轻碰了一下，一边笑道：“你家里也不缺钱，怎么还对这边的自助餐这么新鲜？”

李茶的眼睛亮晶晶的：“我上一次来这边，还是大学毕业那天，跟我几个同学一起来的。那次之后，我就对这里的自助餐恋恋不忘啊！”她用叉子挨个儿指着桌上的餐盘，如数家珍般碎碎念道：“这个小羊排，超级嫩，趁热吃最香。这个红酒炖牛肉，味道最醇厚了，就着它可以吃一大碗白米饭。还有这个……”她指了指盘子里的袖珍小蛋糕，“这个巧克力蛋糕，我一共才抢到三块，其中一块还分给了钟情姐你，这个蛋糕据说每天限量供应的，外面想买都买不到。”

钟情被她生动的解说勾起了食欲，端起蛋糕，在李茶期待的目光中轻轻咬了一口。她一整天都未进食，嘴巴里干干的没什么味道，巧克力蛋糕的滋味，比她预料得还要好，甜醇浓郁，还有着丝丝苦味。这丝丝苦味，到了唇齿之间，被那些乱七八糟的记忆和情绪无限放大，倒是分外符合她此刻的心境。

李茶眼巴巴看着她把一整块蛋糕津津有味地吃完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好吃？”

钟情点点头：“很好吃。”她喝了一口甜腻的起泡酒，顿时觉得口腔里弥漫的滋味十分复杂，难以言喻。

李茶望着自己盘子里的两块蛋糕，表情真如她自己所说，颇为恋恋不忘：“唔……如果钟情姐你没吃够，我……我可以再让给你一块。”

高热量的东西，果然可以让人精神振奋。不顾口味，一口气喝完整杯酒，钟情觉得自己终于活过来了，看见李茶的表情，忍俊不禁道：“我吃一块就好。那两块你留着自己享用吧，小馋猫！”

两个人正为先吃蛋糕还是先吃主菜讨论个不停，就听身边响起一道并不陌生的嗓音：“别人都在前面找人跳舞聊天，你们两个丫头就在这儿埋

头苦吃啊！”

钟情和李茶一齐抬头，就见老总站在一边，端着一杯红酒，笑眯眯望着她们俩。

“石总！”李茶险些没被噎到，一边捶着胸口，一边急着想要站起身来。

石路成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别急，这儿也没人要跟你抢。”

说起来还真是，偌大的休息厅，除了她们这桌，几乎没什么人，来来往往都是酒店的服务人员。足可见，公司上下像她们两个这样不求上进者，还是极少数。

李茶好容易把嘴巴里的东西咽下去，朝着老总灿烂一笑：“石总，您怎么来啦？”

“咱们公司说大不大，统共就那么些人。我在前面看了一圈，也没找见你们俩，估摸着你们两个应该在这边吃东西。”李茶虽然是规规矩矩通过笔试、面试进入公司的，但说起来也是老友的女儿，石路成平日里对她还算照顾，偶尔言谈间也会不自觉流露出长辈对晚辈的包容。

李茶笑得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我和钟情姐还没吃晚饭呢，就想先过来吃点东西垫垫胃。”

石路成把视线移到钟情身上，目光略沉：“钟情也没吃晚饭吗？”

钟情听出石路成话外之音，便说：“我吃过一些了。”

石路成点点头：“那好。钟情，你跟我来。”

石路成年逾五十，而星澜公司已经开创二十余年，能将原本规模不大的公司维持盈利，又在近几年重视开拓进取，石路成这位老总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中庸的人。钟情对于这位赏识自己的上司非常尊敬，看出他有话想说，便顺从地起身跟他一路走了出去。

这次的宴会厅并不在枫国酒店的主楼，而是在一个相距不远的小洋房，民国建筑风格，一草一木都透着时代特色。石路成端着酒杯，站在小楼的二层阳台，而钟情也沉默地跟在他身后，两个人都没有急着开口。

“钟情，我记得你是大学还没毕业，就来咱们公司帮忙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有三年了？”

“三年了。”

“你……还想继续在这儿做下去吗？”

钟情猛地抬头，就见石路成望着她的目光中，有着信任、欣赏，还有探究：“石总，我不懂您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问。”

她来公司三年，自问对手头工作尽心尽力，只要是领导交代下来的事，哪怕所有人都说不可能，她也拼着心头一腔热血，把它变成可能。从前是如此，这一次拉来大额投资，更是如此。

石路成摆了摆手：“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了。”他把酒杯放在阳台的石头栏杆上，目光望向远方。雪势比之前小了一些，不再是鹅毛般的雪片，却扑扑簌簌下得密集。从这里看下去，远近尽是一片白雪覆盖，天地之间仿佛只有黑与白两种色彩。相比楼下的觥筹交错，这里更像一个小小的休憩之所，朴素，安然，光是这样看着景色，就能让人心头涌起许多平日里遗忘在身后的东西。

“钟情，公司的年轻一辈里，我最欣赏的就是你。你年轻，努力，最重要的是，你还有许多男人都不具备的冲劲儿。”他转过脸，别有深意地看着钟情，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今年应该是25岁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钟情，给我讲讲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吧。”

钟情微微愣住。

“没有吗？”石路成的语气里有着遗憾的意味，“像你这样敢想敢拼的年轻人，如果说没有目标或梦想，我不相信。”

目标和梦想……她也有。怎么会没有呢？从家乡那个小镇，来到人声喧嚣的平城，大学还未毕业就到星澜打拼，一晃眼就是三年。其中的酸甜苦辣，一两句话哪里能说得清。如果没有目标和梦想的支撑，她怎么可能有今天的成绩？人人都有目标，或许，在这个大城市，每个拼命想要留下来的年轻人，人生的目标都大同小异。升职、加薪、买房、买车……人生的步骤大概就是这些了吧。

而梦想是另外一种东西。不是每个人都有，也没有多少人能一直拥有，但它是从头顶洒下来的太阳光、黑暗河面能眺望到的灯火、梦里开出的花朵，以及想象中触手可及的远方。钟情的梦想，她一直都以为自己怀

揣着梦想而来，可却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，亲眼见证了它的衰败。

过了许久，钟情才开口：“我有目标，也有梦想。我希望能够在星澜长长久久地干下去，希望能够在事业上取得骄人的成绩——”

“钟情，如果让你选，你是要骄人的事业，还是美满的家庭？”石路成望着她，眼睛里闪耀着让人看不懂的光芒，“你今年25岁了，许多女孩子都会在这个时间段考虑嫁人、生孩子，这期间会耽误多少时间精力不用我多说。我只想问你一句，如果我提拔你当星澜的市场总监，你能够一心一意为星澜服务几年？”

如果在一天前，石路成对她抛出这个橄榄枝，她可能会陷入两难的抉择，因为她曾经的梦想……系在另一个人的身上。可如今……钟情垂下眼睛：“石总，这个问题，我能迟一些回答你吗？”

石路成望着她的眼睛里闪过许多复杂的情绪：“当然可以。钟情，你非常优秀，星澜能有今天的所得，你功不可没，所以我给你时间，好好考虑。”

回到休息区，连热衷美食的李茶都消失影踪。钟情划开手机屏幕，看到大约十分钟之前李茶发来的信息：“钟情姐，我去前面玩一会儿，你和大BOSS谈完，也过来一起吧！”

去前面，无非见人、聊天、洽谈业务。钟情自认此时没有那份心力去进行一切社交活动，可又不想一个人坐在空旷的大厅里，面对着食物的残香，以及窗外的皑皑雪色。她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倒了杯热橙汁，往前厅走去。

回到人声鼎沸的场所，耳朵立刻被活泼的轻音乐填满，仿佛连心跳都跟着活络起来。钟情找了个僻静的角落，看着李茶在不远处与一名年轻男子翩翩起舞，一边缓缓啜着暖洋洋的橙汁。

一整天的混乱无措，疲于应对，到头来，却连个关心她有没有吃饭的贴心人都没有。所有的难过和茫然，最终倒要靠手里这杯温暖的饮料来抚慰。钟情垂下眼帘，恰到好处地遮掩住眼睛里渐渐丰盈的泪水。

“钟小姐，能赏脸跳个舞吗？”

钟情飞快地抬起手指，抹掉眼角溢出的温热液体，一边朝着说话的人抬起头来。

黎邵晨穿着浅灰色衬衫，搭配蓝白相间的条纹领带，宝蓝色西裤，脚踩一双白色布洛克皮鞋，微微笑着朝她递出右手。原本那件宝蓝色西装不知被他扔在何处，他模样生得英挺，原本颜色跳脱的领带和皮鞋，被他通身气势压下来，不仅不觉轻浮，反倒衬得他英姿勃勃、眉眼生动。

钟情注意到他没穿西装，第一反应就是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毁了你的西装。”像他们这样的人，出席类似场合，总会非常注意自身形象。前情暂且不提，今晚的事，总是她做得不对：“你把西装给我吧。稍后我送干洗店清洗干净，再给你送回去。”

黎邵晨翻了翻自己的手掌：“钟小姐，我过来可不是为了向你要清洗费，而是邀你跳舞的。”

钟情这才意识到，自己让对方伸出手掌，空等许久。旁边已经有人朝这边望过来。钟情稍一犹豫，便把右手搭了上去，一边低声说：“答应你跳舞，是为了道歉。”

黎邵晨“噗嗤”一声笑出来，环住她的腰一个转身，把人带入舞池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早就听闻钟小姐性格爽快，爱憎分明，可没想到你这么记仇。”黎邵晨朝她看了一眼，目光中闪过一丝笑意，“怎么，还在记恨我之前跟你抢生意？”

不提还好，一提钟情可是一肚子气：“你跟沐先生是旧相识，我当然比不了。”她口中提到的沐先生，就是这次星澜拉到的投资商，M&X现任总裁沐锦天。

黎邵晨笑得更夸张：“我和他认识是不假，不过也没你想象的关系那么好。”说着，他意有所指地瞥了她一眼，“否则，人家怎么最后会放弃我这个旧友，转投星澜怀抱。”

钟情脸色不善地瞪他：“那是我和我的同事最终靠专业素质打动了沐先生。别说得好像我们用了什么不入流的手段似的。”

“是，是，说起专业素质，钟小姐可是业界翘楚。”他唇角含笑，语带试探，“我们卓晨这次功亏一篑，正是因为缺少像钟小姐你这样的专业人才。”

别人给了三分笑脸，她总不好还一直端着架子。钟情脸色稍霁：“过

奖了。其实你也很厉害。”

“哦？”黎邵晨引领着她转了个圈，手臂一捞，又把她拉入怀抱，一双眼睛似笑非笑看着她，“钟小姐这样说，不会只是客套话吧。”

不等钟情说话，他已经松开怀抱，手掌规矩地轻放在她腰间，调侃道：“如果只是客套，那可就伤透我的心了。”

钟情依旧沉着脸，说出的话却比之前多了几分真诚：“不是客套话。你确实很厉害，否则卓晨也不会短短三年就有今天的发展。”

“哈哈，这可不全是我的功劳。”黎邵晨朝着她眨了眨眼，“半年前，我还只是个挂牌的副总。”

对于卓晨的历史，钟情还是相当清楚的。卓晨这个名字的由来，便是当时从两个合伙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所得来。总经理萧卓然在年中辞去职务，把整间公司留给了在此之前担当副总的黎邵晨。许多人都说黎邵晨捡了个大便宜，因为就在今年年初，业内人士估价，卓晨这家成立短短三年的公司市值已超过一个亿。但有人说，相比当初冷面冷心的萧卓然，黎邵晨这个整天笑眯眯的家伙更不好惹，前者如果是头恶狼，后者就是只吃人不吐骨头的笑面狐狸。

如今亲耳听到当事人这样自我调侃，钟情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照实说道：“短短半年，黎总也做了不少实事。我听说接下来，黎总似乎也有打算和丽芙卡合作。”

丽芙卡是一个新兴的意大利高端服装品牌，大概几周前她就听说，他们有意在中国寻求丝绸制品的供货商。对于这块肥肉，星澜、卓晨以及另外两家公司可都是虎视眈眈。而目前看来，又以星澜和卓晨赢得这个机会的可能性最大。

黎邵晨闻言浅浅一笑，眼睛里饱含深意：“钟小姐对于星澜，可真是忠心耿耿。”

钟情微微扬起下颌：“在其位，谋其政。我现在是星澜的员工，代表星澜说话也没什么错。”

黎邵晨的笑容里多了几分玩味：“我很期待，过了今天，钟小姐还会以此刻的立场与我对话。”

钟情眼神一变：“黎总这么说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恰在这时，一曲终了，黎邵晨松开手臂，朝着她微一颌首。

眼看着人转身走远，钟情抹不下面子硬去追，却因为对方若有所指的话心神不宁。

轻盈的音乐声再度响起，同时传来众人的鼓掌叫好。钟情循着声音看去，就见石路成再度站在台上，旁边还站着浅笑盈盈的石星。压抑一天的不安和烦躁在这一瞬间涨到顶点，钟情的脸上却木愣愣的，整个人如同石雕一般，僵硬地站在原地。

哪怕李茶走到身边小声地跟她讲话，她也一个字都听不进，眼睁睁看着石路成在台上说了什么之后，在众人的鼓掌和欢呼声中，一个身穿白色西装的年轻男子拾级而上，走到台子正中，和石星并肩站到一起。

他们两个今天都穿着白色系的衣裳，石星模样清纯靓丽，身着一件香奈儿珍珠白色花苞裙，柔顺的长发上还别着一枚水晶发卡，整个人如同一枚光泽耀眼的明珠一般，静静地不说话，也已经吸引了全场的目光。而站在他身边的那个男子，眉目清浅，气质儒雅，一身白衣风度翩翩，甫一上台就引起许多年轻女孩的关注和讨论。

连李茶都用赞美的语气说：“哎，你家陆河长得就是好看，穿白色西装真是帅爆了！”紧接着又小声犯起了嘀咕，“今天也怪了，陆河怎么总跟石小姐还有石总站一块，要站也应该是钟情姐啊……”

钟情看着石路成站在台上，嘴巴一张一合，说了许多话，旁边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，还有人吹起了口哨，好像在起哄。石星在众人的目光中，轻轻挽起陆河的手，那目光似有若无地朝着她看过来——如同针尖，让人瞬间清醒过来。

钟情回过神，才发现李茶抓着她的手臂，一直在小声问：“钟情姐，钟情姐……你答应我一声，你别吓唬我啊！”

钟情“嗯”了一声，发现自己嗓音特别沙哑：“刚刚石总说什么了吗？”

李茶也觉得浑身发冷，却还是先摸了把钟情的额头：“钟情姐，你额头好烫，是不是发烧了？”

钟情抓开她的手，执着地想要一个答案：“他说了什么？”

“钟情姐……”李茶见她目光失焦，额头隐隐沁出一层冷汗，整个人看起来仿佛一阵风就能刮倒了，不禁又焦急又心慌，可也知道她此时此刻

大概整个人都蒙圈了，才会从自己这儿执着讨要一个答案。而自己，即便只是那个重复别人话语的人，却觉得每吐出一个字，都残忍得厉害：“石总说，石星和陆河今天订婚。婚礼就定在小年夜，那一天公司原本不放假，但因为他们俩订婚，会特意给大家多放半天，欢迎公司的人去参加他们两人的婚礼。”

这就是今晚所有人，包括她和李茶在内期待了一整晚的惊喜。

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，很多时候，当你信心满满揣着梦想冲进战场，却被现实狠狠甩了一个耳光。钟情有些木然地想着，她今晚并不是奔着梦想和胜利来的，她只是来参加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公司年会，年会上有自己的领导、同事、最好的朋友和最信任的爱人，可怎么才不过一转眼的工夫，自己就被一个耳光打得满地找牙呢？

钟情转过脸，目光直直看向被簇拥在人群中的那个人，却见他微微蹙眉，恰好收回望向这边的视线。他大概很嫌弃自己还厚着脸皮站在这里吧，或者是在担心她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闹起来，让所有人脸上都不好看？钟情一面想着，一面将目光投向站在他身边的那个年轻女孩。

此刻的石星，真如她的名字那般，成为今天晚上万众瞩目的耀眼新星，满脸都是甜蜜的笑容，从容地接受周围人的祝福。

“钟情姐，我送你回家。”李茶的眼睛里透着担忧，语气却很坚决，“我不知道你病得这么严重，还非要拉你参加这个晚会。现在看来，不参加也没什么。”

钟情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划开手机开始拨打某个号码，铃声只响了三声，就被对方挂断了。钟情再拨，听筒里传来对方手机已关机的提示音。

钟情突然松开手，用了整整四年的手机落在地上，声音淹没在一片人声鼎沸之中，半点动静都没传入耳中。就好像她辛苦经营四年的爱情，开始得悄无声息，结束的时候，也静悄悄地没一丝声响。